

西方资产阶级学者論 苏联历史学

内部读物



西方资产阶级学者 論苏联历史学

呂 浦 黃巨兴 等譯

齊世榮 編校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請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商 务 印 书 館

1964年·北京

內 部 讀 物

西方資產階級學者論蘇聯歷史學

呂 浦 黃巨興等譯 齊世榮編校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北京復興門外翠微路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07號)

新 華 印 刷 廠 印 裝

統一書號：11017·226

1964年6月初版

開本850×1168 1/32

1964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數162千字

印張7 1/16

印數1—4,800冊

定價(10)1.10元

出版說明

《西方資產階級學者論蘇聯歷史學》共收入選自西方書刊的論文七篇，發表的時間早自 1958 年，晚至 1963 年。作者都是西方的資產階級學者，他們站在捍衛資本主義文化的立場，企圖通過對蘇聯歷史學的批判，達到否定整個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的目的。他們把列寧、斯大林時期的蘇聯歷史科學作為攻擊的重點，而對於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前夕出現的、在會以後大大泛濫起來的修正主義歷史學則表示歡迎，寄予希望。這些論文觀點自然是十分反動的，所下的判斷也往往非常乖謬，但其中所提供的某些材料和線索，也有值得注意的地方。現將它們匯編為一書，借供參考和批判之用。

1964 年 4 月

目 录

一、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	A. G. 馬佐尔 (1)
二、苏联史学近况	A. 达林 (56)
三、当前苏联历史学中的社会主义	A. B. 烏拉姆 (77)
四、苏联关于十月革命史的历史編纂学：四十年的 回顾	R. H. 麦克尼尔 (105)
五、斯大林死后苏联人笔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M. P. 加拉赫 (121)
六、近年来苏联史学中的沙米尔和穆里德教派	L. 提列特 (173)
七、苏联的历史学和美国在武装干涉中所起的作用	G. F. 凱南 (195)

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

A. G. 馬佐尔

普列汉諾夫(1856—1918年)

把馬克思辯证法运用于俄国的历史著作，創始于普列汉諾夫。他在流亡国外时写出的一系列研究（大都是专题研究），拥护了馬克思主义的解釋。晚年时，为了写《俄国社会思想史》一书，^①他对大量材料的綜合作了令人敬佩的努力。无数困难严重地阻碍他工作的进展，他计划的著作終于未能完成。由于得不到俄国档案，他不得不从索洛維也夫、克留切夫斯基、米留可夫的著作中，以及其他第二手来源中大量摘引史料。档案資料既然得不到，他的著作就具有对于俄国社会发展这个問題发表感想性质。然而，他的三卷本《思想史》說明了他非常精通西方哲学。他把他的广博的哲学知識（再加上辯证唯物主义）巧妙地編織成俄国社会史的模式。对于今天來說，它代表了給予俄国历史以哲学的解釋的一种有趣的尝试，虽然它沒有达到作者原来所悬的目标。

罗儒可夫(1868—1927年)

以罗儒可夫的情形來說，我們发现他更是一个“职业的”历史学家，他企图在对俄国历史的一般考察里闡述馬克思主义的历史

^① 普列汉諾夫：《俄国社会思想史》，3卷，莫斯科，1925年。也載于他的《全集》中，第20至22卷，莫斯科，1923—1927年。

观点，特别是在他的晚年更是如此。^①然而，他的龐大的研究沒有对历史撰述留下久远的影响，今天，他的浩瀚的著作几乎已經被遺忘了，这也許只不过标志着对于俄国历史的馬克思主义解釋的誕生时的剧痛而已。人們从罗儒可夫的历史著作中感觉到，只是把馬克思主义学說勉强安在对过去的事件的暗淡无光的、正統的叙述上面。讀者体味得出来，罗儒可夫的著作中斯宾塞的实证主义的影响比馬克思辯证唯物主义的影响要多得多。

在俄国历史分期問題上，罗儒可夫既无創見，又不堅定。他早期的專題研究，例如对于十六世紀莫斯科公国、城市和乡村在俄国历史中的作用、俄国专制主义的起源的研究，表现出更为深厚的学术成就，其中的原因之一，似乎是他的老师克留切夫斯基給他的影响。把罗儒可夫早期作品和晚期作品加以比較，人們觉察到他的主题思想中的两重性。一方面显示了十九世紀末俄国自由主义的优良傳統，另一方面又标志着向十月革命政治上胜利的意識形态降服，两者都掌握不住，他可怜地在两者之間倒下了。

波克罗夫斯基(1868—1932年)

早期馬克思主义者在俄国历史学領域內留下无可比拟的影响的是波克罗夫斯基。当馬克思主义在历史学界的影响尚在发軔的阶段时，他开始了重新解釋全部俄国历史的工作。波克罗夫斯基的情况是与罗儒可夫的情况完全不同的，他和“孟什維克”的决裂要激烈得多，虽然他身后也是和罗儒可夫一样的悲慘。这个原因是不难发现的，罗儒可夫只是孤身隻影，而波克罗夫斯基却留下

^① 罗儒可夫：《十六世紀莫斯科罗斯的农业》，莫斯科，1899年；《俄国历史中的城市和乡村》，莫斯科，1904年；《俄国专制主义的起源》，莫斯科，1906年；《俄国史》，12卷，莫斯科，1919—1926年。

了一个完整的学派和一大批門徒，这些門徒后来遭到了党的严厉的对待。波克罗夫斯基 1891 年从莫斯科大学毕业，他在这个学院里受到了优良傳統的熏陶，他是那名聞一世的克留切夫斯基、研究西欧封建制度的卓越学者維諾格拉多夫等人的学生。当波克罗夫斯基成熟的年岁，克留切夫斯基的“經濟主义”和司徒卢威的“合法馬克思主义”已經盛行了。

开始，波克罗夫斯基由欧洲中世紀史入手。不久他改变兴趣，开始对俄国的和西欧的封建制度与中世紀社会結構的类似点进行比較研究，这个題目，后来被巴甫洛夫-雪尔万斯基以更詳細的形式进一步进行了研究。当他在摸索他的道路的时候，他加入了自称具有馬克思主义傾向的自由主义者的团体。

1905—1910 年是知識分子追求真理的年代，波克罗夫斯基也不例外，他从一个馬克思主义团体又轉到另一个团体。正是在这个动搖不定的时期里，波克罗夫斯基开始了他的范围广泛的写作。

在他的較为著名的著作中，首先要提到的是他的四卷本《俄国通史》，从早期俄国一直写到十九世紀，以及他的两卷本《俄国文化史》。^①一般认为，前一种是克留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的补編，后一种是米留可夫《俄国文化史綱要》的补編。他的两种著作都沒有能推翻他所要推翻的著作，他不过闡述了一种馬克思主义的解釋而已，而这种解釋又为后来的馬克思主义者所駁斥。他曾参加有关十九世紀俄国史的集体写作，后来他把自己負責的一部分，以

① 波克罗夫斯基：《俄国通史》，4 卷，莫斯科，1913—1914 年；較后的版本，莫斯科，1932—1933 年；《俄国史》，克拉克森譯，紐約，1931 年；《十九世紀沙俄的外交和战争》，莫斯科，1923 年；《十九、二十世紀俄国革命运动論文集》，莫斯科，1924 年；《俄国文化史的研究》，两卷，彼得格勒，1923 年；《历史科学和階級斗争》，莫斯科，1933 年；并参閱卢宾斯坦：《俄国历史学》，第 575—599 頁。关于波克罗夫斯基的著作的完全的書目，参閱《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1932 年，第 1—2 期，第 216—248 頁。

《十九世紀沙俄的外交和戰爭》為題單獨發表。這個著作代表了探索俄國歷史中內政和外交政策的一種新的嘗試。

波克羅夫斯基著作中的基本觀點可以概括如下：物質需要是一切人類活動和一切歷史的基礎。這個簡單的公式成為基調，成為對每一種歷史現象的無所不包的解釋。在這種理論的支配之下，歷史只不過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的紀錄，領袖的作用、文化因素的作用只有很小的地位，或者沒有地位。民族主義是資產階級的策略，要遠遠躲開，於是在波克羅夫斯基的著作中再也找不到民族的光榮。這種對於歷史的機械的解釋是以概論的形式寫出來的，因此歷史的大事年代難以追索。甚至表示稱贊的列寧也不得不建議波克羅夫斯基的《簡明史》需要附加一個年表。人們又是不難發現，除了不得不涉及烏克蘭民族而偶然提到外，波克羅夫斯基的著作忽視多民族的俄羅斯帝國的其他民族。看來，波克羅夫斯基同他所嚴厲駁斥的“資產階級”歷史學家一樣，也把歷史的主要作用歸之於大俄羅斯民族。

列寧讀了他的《簡明史》之後，稱贊他在探索主題方面所表現的創見以及流利易讀的文筆。但是在贊揚之外又帶着一些保留，列寧建議說：“為了使這本書成為教科書（它應該成為一本教科書），應該補充年表。我來闡明我的想法；大致是這樣：（1）年表欄；（2）資產階級評論欄（簡要的）；（3）您的馬克思主義的評論欄，以及您這部著作的頁碼。學生要想不是膚淺地了解，要想知道事實，要想學會對比新舊科學，必須既熟悉您的書，也熟悉書中的索引。”1924年，波克羅夫斯基發表了《十九、二十世紀俄國革命運動論文集》。有關歷史學的論文集《歷史科學和階級鬥爭》也於同年出版，其中大都是他在莫斯科共產主義大學的講演。除此以外，還需要提到他給報章雜誌所寫的許多文章，至於他同他的敵手常常

交鋒的惡毒的論戰的文章還不計在內。

波克羅夫斯基認為，革命是從語言文字到實際行動的時刻。他是一位老練的共產黨員，十月革命之後他提升很快。他最初是莫斯科蘇維埃的首腦，不久成為人民教育委員會副委員長，並任歷史部主任。在他的命令下，歷史研究所隸屬於蘇維埃共和國科學院。1925年成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者協會，各大城市都有分會，這個協會的目的是要訓練一批不受舊學者影響的新一代的歷史學家。他負責編輯同布加喬夫叛亂和十二月黨人運動有關的各種檔案資料，並編輯著名的雜誌《紅檔》，陸續公布文件資料。他是戰鬥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會和它的機關刊物《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的創始人。這刊物的宗旨是：（1）維持從事於歷史研究的一切馬克思主義者的統一戰綫；（2）研究馬克思主義方法論；（3）與歷史著作中的一切反馬克思主義的資產階級的歪曲進行鬥爭；（4）建立馬克思主義的史學評論；（5）幫助會員的研究工作；最後（6）普及馬克思主義歷史觀點。^①晚年，他也孜孜不倦地從事有關1878年以來的俄國外交政策的資料的出版工作。^②

波克羅夫斯基認為，克里奧（譯者按：希臘神話中的歷史女神）並不是溫順的女神；哪一個歷史學家要是離開了馬克思主義的正道，就會遭到他的權威的譴責。他儼然像歷史著作的官方裁判者一樣，經常注意要使歷史學家承認規定的馬克思主義教規，不然就要承擔應得的後果。他是一個嚴厲的批評家，他不放過任何一個人，甚至他的同事，只要一旦發現他們是“階級敵人”或“階級敵人”的同盟者，他就不放過。他的辛辣的作風使他成為一個危險的敵

① 《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1926年，第1期，第320頁。

② 《1878—1917年帝國主義時代俄國的國際關係》，莫斯科，1931年開始出版（這套資料至今仍未出齊）。

手；革命以后，好多历史学家——其中有些著名的人物，如普拉托諾夫、留巴夫斯基、塔爾列——遭到他舌鋒筆尖的攻擊，尤其受到他強大的政治勢力的壓力。他負有道義上的重大責任，來完全消除舊學派，並給予其代表人物以肉體的懲罰——其中有些是歷史學界很聞名的人物。^①

奇怪的是，波克羅夫斯基在黨內的地位是一個後進者，而並不是老衛士；他與“黨的路綫”並非是一直協調的。因此，他的危險“偏差”常受到警告，在同樣多的場合下，他往往“承認”他的意識形態的錯誤。但是，一直到死，他在黨內保持很高的地位，掌握很大的權力。他認為歷史是一件有效的政治武器，他以非凡的精力從事於將歷史“從隱晦的文學形式，變成為現實的、生動的、具體的事實”的事業。他認為，馬克思主義是一種手段，而不是一種教條；是一個萬能的工具，而不是一個不變的樣本；他把歷史學領域當作一個與政治敵人搏鬥的戰場。波克羅夫斯基把歷史服從於政治的技巧是任何其他作家不能與之匹敵的。他曾經說過：“歷史是適應於過去的政治”。不管人們是否同意他的意見，他的博學和才華是無法否認的。有一位作家說：“將來的俄國歷史學者們是不能不參考波克羅夫斯基的著作的，但是在他的著作中又不能獲得完全的滿足。”

一般地說，波克羅夫斯基的俄國歷史分期是正確的，雖然使用的術語的定義並不總是清楚的或使人信服的。他把過去的歷史分成兩個主要的時期：封建時期和資本主義時期。前者，他下的定

① 參閱《斯拉夫評論》1933年4月號第711—713頁所載被監禁和被流放的學者名單。關於馬克思主義歷史學者協會內部的早期爭論以及某些學者所遭遇到的悲慘的命運，參閱《斯拉夫評論》1935年1月號第298頁以後所載的湯姆金斯：《共產黨人的歷史思想》一文。

關於迫害和不斷地苛責卓越學者的情形，參閱札伊德和茨維巴克：《歷史戰綫上的階級敵人：塔爾列、普拉托諾夫與他們的學派》，莫斯科、列寧格勒，1931年。

义是自然經濟、大地主土地所有制、金字塔式的社会結構、地主階級統治的社会形态。波克罗夫斯基对封建时期的研究严格地遵循着巴甫洛夫-雪尔万斯基所发展的論点，順便提到，波克罗夫斯基給予巴甫洛夫-雪尔万斯基以极高的評價，并公开地加以称贊。波克罗夫斯基駁斥陈旧的方法論，这种方法論认为移民东北是俄国民族国家形成的原因。他也反对认为蒙古的統治时期对国家起决定影响的意見。他认为，自然經濟的发展不一定是一个像从前所相信的那样起作用的因素，因为，像他正确地論证的那样，基輔时期已經出現过相类似的发展。同样，他抨击根据政治制度进行历史分期的方法；他建議过去的历史要根据物质文化的演进、貿易的发展、貨幣經濟的出現来分期。由此，历史分期就与过去的方法分道揚鑣了，此后的許多历史学家遵循着波克罗夫斯基的历史分期方法，虽然他們沒有承认这一点。到此为止，波克罗夫斯基是有稳固的根据的。

然而，当波克罗夫斯基着手分析帝国主义时期的时候，他的解釋就比較地站不住脚了。他說，`导致在國內形成国家壟断的保护貿易政策是帝国主义产生的根源，接着，由于向外扩展的計劃的刺激，就不得不同时实行帝国主义政策，这些政策引起不可避免的冲突。俄国 1904 年在远东的战争以及后来在各地的战争正是这一发展的类型所引起的。波克罗夫斯基的整个結構体系，是有些脆弱的机械論的体系，最后終於受到了甚至是来自党內的严厉批評。虽然他批判資產階級历史学家，他的反击恰恰就建立在他加以嘲弄的敌手的錯誤观点上。他的經濟的馬克思主义基本上沒有脫离克留切夫斯基的“經濟主义”。他力图通过历史的全部过程来闡明辯证統一，但是这种努力比之他对于社会經濟結構的說明却显得暗淡无光。他天真地认为，只要把所有社会发展概括为一

个单纯的叙述，就能得到一种可以说明历史的最基本动力的浅明综合。

波克罗夫斯基或是没有看到，或是忽略提到这样的事实，即在各个不同时期，国家是与他所认为的了解历史的关键的生产方式密切有关的。虽然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但是他却从来没有能证明这种关系的社会含义；一旦剥去了这个陈述，波克罗夫斯基的全部主题就被夺去了它的精髓，变成了一种毫无生气的机械过程，变成了一种对于商品交换和经济因素的无目的的作用的单纯说明。历史的图象被过于简单化了：没有商品交换，那就是封建社会；有了商品交换和商业资本，那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当波克罗夫斯基着手研究阶级形成和阶级斗争的题目时，这个模式甚至更不适用。对于这些，他是从国际斗争的角度来看而不是作为国家的现象来看的。除了农民起义（波克罗夫斯基把农民起义看作是地方性的发展）之外，他认为工人运动是全世界阶级斗争不可分离的一个部分。整个解释留下了很多问题不得解答，而一系列答案却又引起了更多的疑问。

总括起来说，波克罗夫斯基对于历史的看法是什么呢？首先，历史是政治的一个有用的部门，或者，如他所说，“历史是伸展到过去的政治”。因此，他明确地相信，历史写作所根据的“参照构架”（frame of reference）^①，在决定历史著作的确实性方面，要比实际的研究重要得多。在他看来，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错误，是诚实的错误，因为除了他们自己的“参照构架”以外，他们不知道其他的“参照构架”。他们的“科学的历史”不过是为资产阶级制度所作的辩护。按照波克罗夫斯基的说法，既然历史基本上是对一切人

① 原系物理学名词，作者借以讽刺波克罗夫斯基的历史观点，意指不从事实出发的预先想好的公式、教条等。——译者

类活动的一种说明，既然人类活动完全是由于物质需要的刺激，其结果就是十分明白的了：历史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的纪录，在那个过程里，领袖的作用、文化因素的作用，只有很小的地位，或者没有地位。这一点前面已经指出过。

这一点需要记在心里，因为波克罗夫斯基的观点在他死后给他的追随者带来了无穷困难，引起了对他的著作的激烈批判。同样，需要注意到，资产阶级虽然受到他的谴责，但是他的著作中并没有反外国的情绪。在波克罗夫斯基那个时代里的学校历史课程，可以说明这一点。1923年，苏联人民教育委员会禁止会激起民族主义或鼓励模仿过去的任何教学内容；历史科学领域内绝不容许有如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这样的资产阶级的时代错误。在学校中停止讲授俄国政治史和文学史。

波克罗夫斯基时期写作历史的那种严法酷律，在1921—1928年新经济政策时期，稍有缓和。在那几年，苏联历史学者甚至参加了一系列世界历史学家会议。在这些会议中，除开布尔什维克历史学家和白俄历史学家之间的关系有些紧张外，一般说来都是平静无事的。不过，这种与资产阶级历史学者若即若离的合作政策的寿命很短，在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分裂、五年计划开始（1928年）和世界不景气（这次不景气又恢复了对于世界革命的希望）所引起的紧张状况下终于完全破裂了。

为了重新恢复战斗，而加紧执行党的路线，在几个方面是很明显的。从1930年开始，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杂志中展开了一次对国内外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新攻击。波克罗夫斯基批判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协会非党会员、研究法国革命史的卓越的历史学家塔尔列为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塔尔列于1931年被逐出首都，流放到东部去。他主要的错误是把苏联的和沙俄的外交政策等量齐

观，并且把德国說成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罪魁。后一种意見直接違反了波克罗夫斯基关于經濟压力是說明历史的唯一因素的观点。

1931年3月，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协会开始出版《階級斗争》杂志，致力于战后时期、特别是关于苏联的研究。杂志的宗旨宣布为“对群众进行战斗的教育”。杂志的出版标志着波克罗夫斯基势力的最高峰，但是他的胜利是建立在浮沙之上的。一系列因素引起了剧烈的变化。其中，首先可以提到的是乌克兰、乔治亚、哈薩克斯坦知識分子中所强烈表示出来的要求自治的日益增长的願望，以及以上各地区的科学院的清洗。

在革命的过程中，布尔什維克曾以允諾俄国各族人民的完全自治因而获得他們的支持。維護苏联各民族文化的保证日益成为严重困难的根源。以乌克兰的情况來說，这特别是真实的，乌克兰的历史学者，在赫魯謝夫斯基等人领导之下，对乌克兰民族主义的热忱远过于对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的热忱。其他的因素是：德国和日本日益增长的軍事威胁，斯大林主义者和托洛茨基集团日益扩大的裂縫的反响，以及苏联历史学家在教育領域里所得的貧乏效果所引起的日益增长的幻灭感。1929年对学校进行的一次調查，表明了学生对历史的惊人无知，知識水平低下，并且在思想上缺乏創見。^①

1931年斯大林的一篇演說是預示这种变化的第一个具体信号，他在演說中发牢騷說，在知識界中，理論落后于实际。不久，联共中央发布一項命令，号召对各学科的学习和研究进行一次全面檢查。1932年初，斯大林再一次談到这个問題。由于这一推动力

^① 馬麦特：《历史与社会政治教育》，見《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1929年，第14期，第159頁以次。

量，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协会提出了几个精心研究的报告，斥責很多會員的落后状态。同年，《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杂志在短期停刊后以新的形式重新出現。这一事件出現在波克罗夫斯基主編的杂志中，不但是意味深长的变化，而且是不祥的預兆。同样有重要意义的变化是放棄外国史的研究，专注重于国内历史的研究。

波克罗夫斯基以后

苏联历史学的一百八十度的轉变发生在三十年代。变化一个迅速地紧接着一个，方式各种各样。波克罗夫斯基成为主要的牺牲品，幸而他本人在他的著作被完全地譴責以前，在1932年去世了。斥責波克罗夫斯基的著作作为不可靠的“程式化的社会学”、“机械的經濟主义”，漸漸地成为习惯了。到了1934年年中，即将发生的变化彻底性质已經十分明显了。

政策改变的最重要和最明确的证据是認識到共产主义历史教育計劃的失敗。这是1934年5月16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的联合决定的基本观点。决定宣布苏联政府不同意迄今尚在采用的一切抽象的、公式化的教科书和教学方法。决定命令，必須按照時間順序教授，学生需要記憶較重要的年代、月、日和事件。“資產階級偏差者”、波克罗夫斯基的敌手塔尔列从流放的地区被召回莫斯科。旧时的历史教科书和經過時間考驗的教授法一时又重新出現。5月16日的决定具有如此的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因此全文引述是在所必需的。決定說：^①

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关于苏联各学校讲授本国历史的决定

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认为，苏联各学校中的历

① 1934年5月16日《消息报》

史教學情況不能令人滿意。教科書和教學本身，都流於抽象化和公式化。在本國史的教學中，不是採取生動活潑的方式和依照年代次序敘述最重要的事件和事實以及歷史人物的特點，而是向學生講授一些社會經濟形態的抽象定義；這樣就以抽象的社會學公式代替了本國歷史的系統敘述。

按照歷史年代的次序敘述歷史事件，同時使學生必須牢記一些重要的歷史現象、歷史人物和年代月日，這是學生們鞏固地掌握歷史課程的決定性的條件。只有這樣的歷史課程，才能提供給學生以明了而具體的史料。也只有這樣，才能正確地分析和總結歷史事件，引導學生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去理解歷史。

因此，蘇聯人民委員會和聯共（布）中央決定：

1. 在1935年6月以前，寫出下列新歷史教科書：（1）古代史；（2）中世紀史；（3）近代史；（4）蘇聯史；（5）附屬國和殖民地國家的近代史。

2. 確定新歷史教科書編寫小組人員名單如下：（名單附后）……

3. 為了培養具有高度水平的歷史學專家，決定從1934年9月1日起恢復莫斯科大学和列寧格勒大學的歷史系，秋季招生，每系名額各為一百五十人，學習期限五年。

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 莫洛托夫

聯共（布）中央委員會書記 斯大林

這個命令要求歷史教科書少注重於社會學的推論和概括，多注重於事實；教科書必須包括歷史人物的生動的傳記，並且依照年代次序敘述過去的事跡。歷史著作要求具有學術水平並以第一手材料為根據，雖然怎樣才算是具有學術水平或科學方法還是不十分明確的。一位傑出的蘇聯歷史學家潘克拉托娃作了最好的說